



最经典的

# 侦探故事

一桩桩疑案、悬案、难案，经过现场勘查、明察暗访和一系列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推理之后，终将迎刃而解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这就是侦探故事所特有的魅力。

盛文林◎ 编著



最经典的

# 侦探故事

盛文林◎ 编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经典的侦探故事 / 盛文林编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1.2

ISBN 978-7-80141-770-1

I. ①最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 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1229 号

---

## 最经典的侦探故事

---

著 者: 盛文林

责任编辑: 王艳

版式设计: 盛文林文化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旭

---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[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

E-mail: [th-cbs@163.com](mailto:th-cbs@163.com)

---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1-770-1

---

印 张: 16

印 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 前言



青少年朋友在成长过程中一定充满了猎奇心理，比如一些侦探、悬疑、传奇故事，世界上关于这类作品也很多。怎样才能有个选择性，让你读到最好的、最经典的故事，为此我们特意准备了这道《最经典的侦探故事》视觉盛宴，让你们大快朵颐，花最少得时间和精力，读到最经典的侦探故事。自从1884年美国作家爱伦·坡的作品《毛格街血案》问世以后，侦探故事从此真正进入了大众眼球。侦探故事，一般是讲侦探与罪犯斗智斗勇的文学故事，常常以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、逻辑缜密的故事推理、层出不穷的故事悬念外加出人预料的故事结局来吸引读者。希望本书精选的故事能得到您的认可和喜爱。

Contents  
目 录

中 国

假县官升堂 .....	2
包公借尸平奇案 .....	9
枯井下的奇遇 .....	16
望月鳞 .....	20
白纱巾 .....	26
浅指纹 .....	32
宝剑出鞘 .....	39

日 本

五岛·福江之行 .....	48
大海的请帖 .....	56
显灵的照片 .....	64
黑手帮 .....	69
神秘的五角银币 .....	76
深夜来客 .....	82
残酷的视野 .....	88

英 国

三十九级台阶 .....	96
月亮宝石 .....	103
血字的研究 .....	117



魔鬼之足 .....	125
梦 .....	131
东方快车谋杀案 .....	136
凶宅之夜 .....	143
真假古董商 .....	148

## 美 国

毛格街血案 .....	156
神秘的木刻人 .....	163
皇帝神牌窃案 .....	169
幽灵的呼唤 .....	175
七只黑猫的秘密 .....	179
谁是凶手 .....	185
拂晓的死亡线 .....	193

## 其他国家

蓝宝石 荷兰 .....	202
水晶瓶塞 法国 .....	209
警官之死 瑞典 .....	215
赌徒暴死 波兰 .....	222
破案以后 意大利 .....	228
神秘的跟踪者 德国 .....	235
大脑里的档案 西班牙 .....	243

# 中国



中华民族，泱泱五千年的历史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侦探、破案故事。侦探文学本身就是一门如何识破罪犯诡计的科学，其中涉及许多的侦探知识和破案技巧。在中国侦探故事部分我们特别选录了《包公借尸平奇案》、《望月蟾》、《假县官升堂》等经典侦探故事，希望能够给读者带来智慧的启示。



## 假县官升堂

作者：许成章

黄淮地带，有座洪城，洪城的县令叫胡安生。胡安生生平有三好：狗肉、老酒、乌纱帽。此人不学无术，幸亏前夫人的表兄的表兄在朝廷做官，他花了一千两纹银，才买来个七品官。

胡县令审案有个绝招：一哄二吓三用刑，犯人招供送牢门。

这天，胡县令一大早就喝得昏昏沉沉，忽听有人击鼓鸣冤。胡县令一挥手表：“没空，叫他明天来！”幸亏公差刘正、李才在旁劝说，他才传令升堂。

击鼓告状的是当地富翁郑员外，状告秀才谢丹青拐女私奔。谢丹青矢口否认，反告他爱富嫌贫，擅毁婚约。双方一时争论不休，吵得胡县令头脑发胀，一拍惊堂木说：“捉贼拿赃，私奔逮双，你女儿呢？”

郑员外说：“他把我女儿带到郊外藏起来了，喏，这是他失落在我家花园门前的折扇。”

胡县令接过折扇打开一看，只见扇面上画着一个美貌女子，一问，原来是谢丹青为郑员外的女儿郑瑞珠画的像。胡县令拿到证据，就问谢丹青：“只要你交出郑瑞珠，老爷成全你俩；如若不讲，就把你关入囚牢，四两囚饭，一根大葱，一日不讲饿三餐，一世不说关终身！”

谢丹青一听，暗自思忖，如果不说，那瑞珠岂不要饿死在井中，于是就供认说：“我把珠妹藏在城东枯井之中。”

胡县令立即命刘正、李才速去城东枯井，把郑瑞珠带来断案。

刘正、李才找到城东枯井，井中不见郑瑞珠，只有男尸一具。

“啊！”原告、被告、审案人同时大惊失色。郑员外担心女儿的去向；谢丹青急的是瑞珠明明在井中怎么变成了男尸？胡县令惊的是活的变成死的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！

男尸已抬回停在衙外厢房，在死者的身上还找到一封家信。刘正把信交给胡老爷过目。胡老爷看也不看，把它扔在地上，转脸盯住谢丹青，大声喝道：“原来杀人凶手就是你！不用刑，谅你难说真话。给我打！”





谢丹青被打得昏死过去，凉水泼醒后，他想，如果再不招认，必死无疑。于是就屈打成招，画押认罪。想不到谢秀才从“拐女私奔”变成了“杀人凶手”，被打入囚牢。谢丹青一路高喊冤枉，弄得郑员外也目瞪口呆。

胡县令以为案已审明，捧起吃剩的酒肉，拂袖而去。

二公差刘正，李才看着胡老爷胡乱断案，只是面面相觑。

这时，刘正在堂上打扫，从地上捡起那封死者的家书，拆开一看，信上说的是妻子催促出门经商的丈夫回家为女儿完婚。信封里另有一张盖着“泰来当铺”大章印的当票。李才判断说：“死者估计是个穷光蛋。”刘正说：“看来只有找到写信人，才能查出凶手下落。”两人都为谢秀才鸣不平。

他们边走边谈，刚走出衙门，便听见街上传来一阵吵闹声，走近一看，只见一个老妪拉扯着郑员外，一个劲地叫嚷：“还我儿子！还我儿子！”不用问，这老妪就是谢丹青的母亲。刘正、李才上前解围，谢母见是两名公差，就“扑”地跪下喊道：“我儿是个文弱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哪能行凶杀人？求两位大爷开恩，为我儿做主！”

李才说：“我们头上没有乌纱帽，作不了主啊！”

谢母听了，嚎啕大哭：“天哪，有乌纱帽的不做主，没有乌纱帽的作不了主，我儿定成死罪，我也别活了！”说着，狠命朝一堵砖墙撞去。幸亏刘正一把拽住，才避免了一场惨剧。

老人悲悲切切的哭声，像针尖一样扎入刘正的胸膛，看着眼前这不平之事，怎能袖手旁观！他猛地跨前一步，向郑员外借了一把折扇，答应去求县老爷重审此案。

李才胆小怕事，他对刘正说：“老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县老爷的脾气，整天贪恋酒肉，能审出什么名堂来！”

“他审不了，我来审！”

“我说你啊，又在大白天说梦话了，你头上没有乌纱帽，怎么能审案子？”

刘正说：“借一顶乌纱帽嘛！”他把“借纱帽，平冤狱”的计策对李才一说，李才这才喜形于色。

且说胡县令走进后堂，对新太太赵金花吹嘘，说他对谢丹青杀人的案子断得如何如何顺利。新太太知道他吹嘘的目的是想要喝酒吃肉，就顺水推舟地说：“老爷明断疑案，理应庆贺，请放量喝吧！不过，有一件事有求老爷。我爹已年过半百，常年在外奔波，实在辛苦，连你我的婚礼也没赶回，我想让他在衙门里



找个差事，让他以后安安稳稳过日子。”

胡县令一听，觉得有点为难，因为县衙里差役的名额已满。赵金花连忙献计说：“革掉一个不就有空缺了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胡县令总觉得不好办。

“哼！你对老丈人的事也这个那个，这酒你别再喝啦！”赵金地板起脸，一瞪眼，从胡县令手里夺过酒壶。胡县令惹不起新太太，就一口答应照办。

胡县令一人独坐案前，正愁没人陪酒，恰巧，这时刘正和李才带着酒肉来到后堂，三人坐定，酒美肉香。他们边喝边谈，刘正故意引出话头说：“老爷，您不能再喝了，刚才您在公堂上已有几分醉意，连案子也审得不清不白的。”李才在一旁帮着说：“是啊，郑瑞珠没有找到，此案难以了结啊！”

胡县令听了不解地问：“依你们的意思，此案要重新审断喽？”

“那当然，您误判牛羊，上面追查下来，老爷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了。”

胡县令赌气说：“我没空，要审你去审！”

刘正趁势说：“我无职无权，怎能审案？”李才赶快帮腔说：“这好办，老爷，你就把乌纱帽借给他戴几天吧！”

一席话，把胡县令说得拿不定主意。李才又乘机劝他借出乌纱帽，他说：“老爷，机会难得，刘兄如果审不清此案，您可罚他每天给您孝敬酒肉，如果审清了，您这七品县令，说不定还可升为五品州官呢。”

胡县令一听，乐不可支，答应刘正，借用乌纱帽三天。

赵金花一想，机会难得，于是提出一个条件，刘正若在三日内审不清案子，便革去公差之职。这一来，她老爹的空缺就有保证了。

刘正一想，时下真凶逍遥法外，好人蒙冤受斩，良心上过不去，就一口答应，豁出去了。李才也挺身而出：“刘兄决心大，小人愿作中人。”胡县令大喜，立即把乌纱帽和官袍脱了下来。

刘正戴上乌纱帽，穿起官袍，开始重新审理枯井疑案。他叫李才到死牢传出谢丹青，命他把厢房内死者的遗容画下来，以便让人辨认。

第二天，李才带着几名衙役，鸣锣开道，出城去了。李才拿着折扇中的郑瑞珠画像和死者的画像，走东乡，过城南，穿西村，到城北，让人前来认画。可是，时间过了两天半，还未遇到识画的人。到了第三天下午，李才等人到了老槐庄，一位老妇指着死者的画像说：“我认得他，他是我老伴赵实，你们县太爷的老丈人。”李才仔细询问起来。原来那老妇姓陈，一个月前，她曾写信要在外经

商的老伴赵实回来，为女儿赵金花完婚。但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女儿已经过门多日了。老妇忙问：“你们出示他的画像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李才掏出那封家书叫陈氏辨认，陈氏看了一会说：“这正是我捎的家书，怎么会在你们手里，莫非他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李才说：“放心吧，赵实已经回来，现在县衙内休息呢。”李才不露声色，又抽出信封里的当票让陈氏看。陈氏摇摇头说：“我老伴常年在外经商，手头比较宽裕，不会去当典的。”

李才马上回到县衙，把情况告知刘正。刘正马上叫他去泰来当铺追查。李才这一查，方知所当的东西乃胡县令家的双龙银壶，典当人叫吴老松，是个卖瓜子的瘸腿老汉。李才想：那天老爷说银壶借给别人了，怎么又被人拿去当了？刘正传来吴老松一问，吴老松一口咬定是自己在街上捡来的，当票丢了。

刘正断定吴老松是瞎说，就耐心劝导他，这张当票上还牵连着一条人命呢，要他照实说来。吴老松这才从怀里掏出10两银子说：“那是县太爷的小舅子王九叫我拿去当的，事后他给我10两银子，如果有人问起银壶，就说是捡来的。那当票已交给王九了。”

如今，案子已有眉目，只要抓来王九，也许就能弄清郑瑞珠的下落。可是刘正感到为难的是那王九是胡县令的内弟，岂可轻举妄动？

刘正一想，对李才说：“李兄的妹子春英不是在王九家当婢女吗？赶快找你妹去打听一下。”

李才走到半路，迎面正遇上了妹子春英。李才一问王九的情况，春英告诉他，王九在三天前骗来一个新奶奶，王九逼她成婚，她不肯，一头撞在石柱上，把头撞破了。她现在是去抓药。

李才忙把折扇打开，春英一看，王九的新太太正和扇子上画的一模一样。

郑瑞珠有下落了，李才马上回衙告知刘正。刘正正想派人去抓王九，一个衙役从后堂传下话来：借帽三天期满，速去交还乌纱。

这时，胡县令和赵金花正在后堂等着刘正来还乌纱帽。胡县令想，三天已到，案子未了，酒肉有保。赵金花想，爹的差使有着落了。所以他们都笑得笑眯了眼。

不料，刘正迟迟不来，却来了赵金花的母亲——县太爷的丈母娘陈老太。他以为老头子赵实真的在衙门女儿家享福了，也就赶来了。



这时，刘正赶来对县老爷说：“老爷，案情已有眉目，现在死者的家属已到，请老爷宽容，再续借一天……”

“不借了！不借了！”赵金花一心想着革掉刘正的公职，让她爹补缺。胡老爷一看太太发火，也认真起来。

刘正没办法，只好脱下乌纱帽。赵金花正要伸手去接，李才“唰”地抖开画像说：“太太，请你看完这个，再接不迟。”

赵金花看了画像，不禁一怔：“这不是我爹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赵金花的母亲也说：“不错，是你爹，我早就认过了，说他早就在县衙了，怎不见他出来？”

刘正忙上前说：“老太爷早在三日前便到了县衙，因他已被石头砸死在枯井中，现在正躺在厢房听候发落。”

胡县令一听可傻眼了：原来那死者正是他的老丈人。

赵金花好像刚刚醒过来似的，大哭起来，缠着胡县令，要为父亲报仇。

胡县令咬咬牙说：“好！将凶手谢丹青立即斩首！要多砍几刀！”

刘正认真地说：“老爷，我已查明案情，谢丹青是屈打成招，真正的杀人嫌疑犯是你的小舅子王九！”刘正把调查到的情况对县令一说，县令顿时吓得呆若木鸡。这死者是老丈人，凶手是前妻的小舅子，真是左右为难。

刘正见时机已到，交还了乌纱帽，拉着李才就要走。

赵金花急了，她怕胡县令包庇王九，忙拦住刘正和李才，转脸对胡县令说：“老爷，刘公差办案精明仔细，这帽子还是再借给他用吧！”

县老爷怕太太发火，虽然支支吾吾，但还是把帽子送到刘正手上。刘正还是不肯接。

赵金花的母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一定要刘正接下乌纱帽，快快捉拿真凶，好替丈夫报仇。

刘正看着胡县令说：“再接不难，只是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条件？”

刘正说：“秉公办案，不得求情。”

赵金花朝胡县令一瞪眼，胡县令连连点头。

刘正接过乌纱帽，当场上令：“有请胡老爷，速去王九家讨还银壶，请太太同去。”

王九一听胡县令和新夫人双双登门来访，连忙热情招待。但他做贼心虚，寒

暄几句后，便问起枯井中男尸一事，凶手可曾拿到？

赵金花忙说：“凶手早已归案，公文已到，就要问斩。”

王九信以为真，喜在脸上，乐在心里，连忙吩咐摆酒设宴。

酒过三巡，菜上五道，胡县令只字不提银壶之事。赵金花忍不住了，就说：“舅老爷，听说老爷有把双龙银壶给你了，怎不见用啊？”

王九心里“格登”一下，被赵金花逼得没法，只好打出一张王牌：“银壶本是我王家祖传之物，小弟我已长大成人，理该归还原主了。”胡县令也想暗中帮忙，就说：“不错，银壶是属于王家的。”赵金花一听，老爷不想追问银壶了，便接口说：“老爷不是讲过，夫人生前有交代，银壶要等舅老爷成亲时才能给他吗？”胡县令只好点头说：“是，是！”

王九怕赵金花缠住不放，就说：“我已买来一名女子，这两天就要成亲了。”

“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，快把新奶奶请出来见见面，省得再去找银壶了。”赵金花嚷起来。

胡县令怕引出麻烦，急得向王九使眼色，王九以为是叫他快去请新奶奶，于是吩咐女婢春英，扶新奶奶出堂见客。胡县令一见新奶奶，果然是那折扇上的郑瑞珠，心里暗暗叫苦：王九啊王九，你正中中了刘公差的计，死定了！

赵金花问：“你可是郑瑞珠？”“正是。”“好啊，我可找到你了！”金花一叫，举手连击了三下桌子。这是她和等在外面的刘正、李才事先约好的暗号。李才领着头戴乌纱、身穿官袍的刘正，破门而入。刘正大吼一声：“把凶手王九带到公堂！”并传来有关人证，升堂审案。

王九一口咬定郑瑞珠是他买来的。郑员外说：“我家有万贯，哪有卖女之理！”郑瑞珠当面作证，王九是杀人凶手，死者的钱褡如今还藏在他家中。

刘正叫李才速去王家搜查，果然找到钱褡，拿到公堂让赵金花和她母亲辨认。一点不假，钱褡内层还有陈氏亲手绣的“赵实”两个字呢。王九吓得浑身筛糠，跪地求饶。

原来，那天晚上谢丹青和郑瑞珠逃到城东枯井附近正想歇息，不料，郑员外带着家丁打着火把追近了，谢丹青急得一筹莫展，突然发现眼前有口枯井，便叫瑞珠藏进枯井里，说好等郑员外一走，便以击掌为号，用带子拉瑞珠出井。

谁知，郑员外没等谢丹青申辩，就把他送了官。

他们走后，赵金花的爹赵实背着一只沉甸甸的钱褡，也路过这里，坐在井台



上休息。正巧王九这时从赌场回来，看见有人抱着个钱褡在啃干粮，就心生一计，自称是本县县太爷的小舅子王九，要向他借一笔银子。赵实不肯。王九把双龙银壶的当票，以100两银子卖给赵实。赵实怕当票是假的，王九拍响巴掌发誓说：“若骗你，老天爷让我落井淹死！”

藏在井里的郑瑞珠听见掌声，喊道：“快拉我出去呀！”

赵实胆大，听到井里有人，赶快设法搭救。

郑瑞珠出井以后，王九借着月光，看到眼前站着一个人儿，顿时恶念横生。他捡起一块石头，狠狠砸下井去。王九见赵实已死，立即背起钱褡，拉起瑞珠就往家奔……

第二天，王九想起当票还在赵实身上，此时赵实的尸首已被公差运走，他就买通为他典当的吴老松，一口咬定银壶是捡来的，当票丢了。

现在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刘正一拍惊堂木，命衙差将王九押入死牢。谢丹青无罪，当场释放。他又对郑员外说：“谢丹青、郑瑞珠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你就成全了他们吧！”员外点头应允。一双情人，终于如愿以偿。

刘正当了三天假县官，审清了一桩疑难案，被传为佳话。



## 包公借尸平奇案

作者：启曦

北宋仁宗皇帝的右丞相王春华，有个女儿取名叫桂英。

王丞相与同乡好友林佑安同窗读书，同科进士，亲如兄弟。

林佑安生了个儿子，比桂英大一个月，名叫林孝童。

王、林两家早在孝童、桂英还在吃奶的时候，就替他俩订下这门亲事。

王丞相把天子赐给桂英的一对玉珮，一分为二，一只留在桂英身边，另一只送给林孝童珍藏。林佑安也将祖传珍宝龙凤宝钗一对，拆为两半，将凤钗送给桂英，龙钗留给孝童，作为信物。

王、林两家来往甚密，都把孝童和桂英视为心肝宝贝，百般疼爱。两个孩子也日日相伴，形影不离。

谁知时隔不久，林佑安被调离京城，到濮阳县主事。从此，王、林两家便天各一方。

18年之后，孝童的父母双亡，只剩他孤儿独身。林孝童根据母亲生前的嘱咐，料理完母亲的后事，便带着王桂英送的信物，打点行囊，星夜动身，直奔京都，去岳父王丞相家投亲。

林孝童一路历经艰辛，终于到了丞相府，却又遇上了怪事：今天上午，已有一个叫林孝童的来相府投亲，怎么又来第二个林孝童？一天之内来了两个林孝童，岂非怪事！

显然，先来的那个林孝童，定是冒名顶替的。但他凭一张如簧之舌，颠倒黑白，使王丞相把真的林孝童当做坏人轰出城外。

林孝童心里明白，这个冒名投亲的家伙，定是那青牛山鹰愁涧的强盗皮赞。这个强盗曾半路上夺走了林孝童身上的龙钗，并逼问出另一半凤钗的主人是谁。眼下，他一定是骗取了王丞相的信任。如今，怎样才能使王丞相明白真相呢？皮赞纵然凶悍，在此汴梁城内，岂能容他为非作歹！林孝童想来想去，决定在黄昏时分，再去相府外察看动静，见机行事。

林孝童在相府近旁的老槐树下等了多时，终于看见一个丫环从紧闭的朱漆大



门里出来。孝童认定她是相府中的人，就赶忙上前对那丫环说：“姐姐想必是相府中的人吧？小人听说今天有个门婿投亲，这事非常蹊跷，我知道内情，想告知丞相，以免陷入奸人的圈套。”

丫环对林孝童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怎么知道相府中有人投亲的事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我就是林孝童，有玉珮信物为证。”孝童从怀中取出玉珮让丫环看，同时又把自己的遭遇详细说了一遍。

丫环看了玉珮，听了一番细说，感到非常惊讶。原来这个丫环，名叫梅香，恰是桂英小姐的贴身侍女。她知道小姐与林公子自幼订亲的事，但因十余年不见，丞相已认不出孝童了，想不到林公子遭此劫难，被强盗皮赞钻了空子，感到非常气愤，想马上去禀报丞相，叫那坏蛋皮赞难逃法网。可是，她再一想：丞相怎会相信我一个侍婢的话呢？

梅香是个伸张正义的人，生来聪明乖巧，平时对小姐又是体贴入微。她灵机一动，说：“索性将玉珮先送给小姐过目，然后在今夜三更，到花园里来与小姐会面。”梅香沉思片刻，又说，“听说皮赞来投亲时，也有凤钗信物在手。现在光凭你手中的玉珮，怕也难以信服，若将公子的手迹一并带去，岂不更好吗？”

林孝童一想，这个办法真好，可是身边没有纸笔怎么办？他就撕下半块青衫，咬破中指，用鲜血写了“蒙婢相约，三更会晤”，又在下角写了自己的名字。梅香藏了血书，急忙回府而去。

当梅香来到小姐的房前时，她摸摸公子的两件东西，奇怪玉珮还在怀中，而那块血书却找不到了。她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会不会是刚才在花园里跌跤的时候掉了呢？她赶快回原路去寻找，忽然抬头，看见在老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人，手里拿着那方血书在看，吓得梅香慌了手脚。原来那人正是皮赞。

皮赞想，白天见林孝童来投亲，幸亏用花言巧语骗过了丞相，把孝童赶出了城外。林孝童肯定不会就此罢休，如果告到开封府，事情败露，我性命难保。皮赞越想越怕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所以他趁黄昏时分，想从花园翻墙逃走后，再寻去处，不料在此拾到了林孝童写的血书，知道他将在三更，要在花园里与小姐会面。恰在这时，又遇上了梅香。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梅香一定是牵线人，我何不先下手为强，杀人灭口？他拔出一把牛耳尖刀，对准梅香的咽喉刺去。梅香还未来得及报告小姐，就倒在血泊中了。皮赞脱下血衣，包住尖刀，一并投进





一旁的井里，然后在树后隐藏起来，察看动静，以便见机行事。

再说林孝童好容易熬到三更，只见园门洞开，却不见梅香，就向老梧桐树走去。不料，在黑暗中，他被梅香的尸体绊倒，弄得满身是血。孝童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忽见一个人从树后蹿出，大叫：“有人杀人啦！”边喊边向府内跑去。值夜的家丁丁勇闻讯赶来，把林孝童当场捉住绑了起来。

这时，皮赞早已赶去向丞相报告：“岳父大人，今日冒名来府投亲的那畜生，怕是被大人轰出城外，心怀不满，今夜又潜入花园逼奸丫环梅香没有成功，就把梅香杀了，弄得满身是血，幸亏被我遇上，立即喊人才把他抓住。”

王丞相气得胡子直吹，当即写了一张便条，命家丁把林孝童押往官府问罪。

开封府高大尹接到相府送来的这宗案子，不敢怠慢，立即擂鼓升堂。

这位大尹姓高名云，是本朝监察御史，按理权比包公还要大。因为包公外出放粮去了，所以这里的公务就由高御史代理。

起先，林孝童只喊：“小人冤枉，求大人明镜高悬，给小人申冤。”后来，被大刑侍候，打得血肉模糊，只得屈打成招了。林孝童就此被押入死牢。

不几日，刑部批文已到，定三日后将孝童斩首。

这天，林孝童被五花大绑，押上了法场。高大尹骑着高头大马，去法场亲自监斩。

刚到路口，忽听前面锣声震耳，一乘官轿迎面而来。原来是包公放粮回来了。

包公在轿内一见街头情景，不禁暗自吃惊：我出门不多几日，怎么这里杀起人来了？包公急忙下轿向高大尹询问这起凶杀案。

高大尹不乐意地说：“此犯逼奸杀人，当场拿获，一身血迹，还有王丞相的亲笔手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罪责难逃。”

包公又问：“大人可曾用刑？”

“此等凶悍之辈，不动大刑岂能自招？”

“凶犯用的是什么凶器？”

“大概是利刃吧。”

“利刃在哪里？”

包公紧紧追问，高大尹暗自惊慌，忙说：“难道我堂堂监察御史还能断错？待本官监斩完毕，再回府详告。”

“这可不行！”包公说，“人命关天，务须查实后再杀，哪有杀了再查之理！”